**Roger Green 博士，《宗教改革至今》，第 8 讲，英国宗教改革**

© 2024 Roger Gree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在他的教会历史课程《宗教改革至今》中讲到的。这是第八节课，英国宗教改革。  
  
让我们先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

我们仁慈的主，我们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停下来向您表示感谢。首先，我们感谢您，感谢您在基督里的启示，感谢您通过圣灵传达的所有这些理解，不仅在我们个人生活中，而且在教会生活中。所以，我们对此心怀感激。

我们感谢您赐予我们的使命，即学生的使命。我们祈祷，我们将忠于这一使命，勤奋地履行这一使命，小心谨慎地履行这一使命，因为这样做不仅会给我们自己带来荣誉，也会给您带来荣誉，并以这种方式巩固我们生命中的使命。因此，我们为此而感恩。

本周伊始，我们将对这一周的到来表示感谢。愿我们在所做的每一件事中都看到您的恩典，无论是备考、读书、写论文，还是在社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祈祷这一切都是为了您的缘故，从而也是为了王国的缘故。

因此，我们确实要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在教会历史中如何发展和揭示教会神学。我们感谢那些在塑造教会神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因此，请帮助我们在今天和本周成为优秀的教师。我们与学生一起祈祷，因为他们正在为这门课程的第一次考试做准备。因此，我们以主基督的名义欣然祈祷。阿门。

好的。我们有一位真正的信徒加入了我们。嗨，格兰特，你好吗？我们只有一个人，我们会看看他今天的生活状况。

好的。哦，这只是一个公告。我会尽量把这个放在最后，这样你们就能记住了，不过周五还有好问题要问。

所以，星期三，再给我一些，你知道，再做一遍你做的好作业。然后星期五，我们就到了狮子窝，星期一是考试。所以，关于星期三的问题，有一点要记住：不要忘记我们第一天分发的那篇文章，《宗教改革的智识诉求》，它在你的阅读计划中，就那里的每日阅读计划而言。

所以，但不要忘记这一点，因为你不想让它从你身边溜走。所以，这就是第一小时的考试。所以，好吧。

很好。我现在已经学习了教学大纲的第 12 页。如果有帮助的话，我们现在将开始学习下一堂课。

顺便说一下，我们结束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回应。我们还讨论了这三种回应，从更本能的到更有分寸的。然后，我们讨论了特伦托会议的重要决定和特伦托会议的结果。

所以，我们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些内容是第一小时考试的内容，从第一讲到第三讲。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学习的内容，即使我们计划开始学习，也不在第一小时的考试中。

所以，本周你需要学习的笔记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这是第四讲，第二节课的考试从这里开始。所以，这是第四讲，清教神学和自由教会以及清教向新世界的扩张。

所以，我们要尝试做这些事情。现在，我有一个大纲。希望它能对你有所帮助。

第 12 和 13 页。这相当复杂。所以我希望这个提纲能对你有所帮助。

我试着为你解释一下清教神学。好的。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看看清教出现之前的英国宗教历史。

我们将对所有这些内容进行介绍。因此，以下是一些介绍性的评论。首先，请注意，这实际上是一门历史神学课程。

因此，我们将在课程中尝试注意神学如何在世俗和神圣历史中得到揭示。但同时，神学又如何影响历史？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循环，你知道，神学和历史之间，以及历史和神学之间的循环。所以这一切都是循环的。

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另外，请注意，当谈到本课程的神学史，即基督教改革至今，有时地方会发生变化，重点也会发生变化，有时不同的地方在神学的形成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基本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德国的路德和瑞士的加尔文，这些都是宗教改革的中心。

但现在我们要从地理上转移，看看英国，看看它的重要性，看看英国在宗教改革中扮演的角色。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你要注意的另一件事是，在这个讲座中，特别是我将在讲座中提到的四位君主，但在这个讲座中，英国宗教改革时期在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不断出现钟摆式转变。

然后它可能会再次回到罗马天主教，然后又回到新教。但就这个特定故事而言，它就像一个钟摆，一直在摆动。好的。

关于第一点，我还有一件事。我会尽量让这个提纲清晰易懂。但是关于第一点，我还有一件事要介绍。

在我们研究的宗教改革运动规模之前，在路德和加尔文之前，以及我们即将讨论的英国宗教改革运动之前，欧洲各地都曾发生过宗教改革运动。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宗教改革运动前最重要的人物，即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人物，是约翰·威克里夫。以下是约翰·威克里夫的出生日期。

约翰·威克里夫对这一切持批评态度，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宗教改革之前，他还领导了英国的抗议运动。他出现的时间不详，教会历史上也给他起了个名字。

他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晨星”。宗教改革的晨星。我很喜欢这个称呼。

因为当你在黎明前的黑夜里出门，看到晨星，你就知道太阳要来了，你知道，等等。约翰·威克利夫被冠以“宗教改革的晨星”的称号，对他来说是个美丽的称号。所以，在英国，在宗教改革之前，在约翰·威克利夫和其他人领导下，英国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

他翻译了《圣经》，是一名传教士，等等。所以，毫无疑问，他对宗教改革前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持批评态度。好的，现在，如果你看一下你的教学大纲，我们将要做的事情是看看在清教主义之前，以及清教主义出现之前，英国的宗教历史发生了什么。

这件事发生在四位君主之间。我相信你对这些君主很熟悉。那么，我们从亨利八世开始。

你可能在很多课程中都谈到过亨利八世。我讲的就是他统治时期。1521 年，亨利八世被教皇宣布为信仰的捍卫者，因为他写了一篇论文来回应马丁·路德的所作所为。

所以他就是信仰的捍卫者，罗马天主教信仰的捍卫者。但不久之后，即 1534 年，亨利八世正式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那么，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亨利八世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

杰西，这让我们想起了什么？他还有另一个妻子，那是他的妻子。是的，他想做的就是和妻子离婚。

他想娶安妮·博林。但教会不允许。于是在1534 年左右，事情发生了转折。

他决定脱离罗马天主教会。从技术意义上讲，他决定脱离。但他的理由不是神学上的。

他的理由是政治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人有一种自尊心，那就是我们不会听从意大利教皇的指挥。所以他正式与罗马天主教会断绝关系。

他宣称自己是英国国教的领袖。好的，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尽管他因为这个行为被逐出教会，但从神学角度来说，他基本上还是罗马天主教徒。他从未真正脱离过罗马天主教神学。

所以这就是他一生都在实践的东西。他开始写所谓的六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总结性文章。但当你读完这六篇文章时，你会发现它基本上仍然是天主教神学。

然而，亨利八世决定废除天主教的标志，即英格兰的罗马天主教标志。因此，他在这方面相当有影响力。因此，他摧毁了英格兰的所有修道院，这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因为这些美丽的修道院曾经是英国生活文化中心的一部分，但现在却被摧毁了。

他还摧毁了教皇、修道院等的权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他仍然是传统的天主教徒，但英国的天主教特征已经消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改革始于亨利八世。

所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艰难的开始，因为他仍然信奉天主教。尽管如此，还是发起了某种改革。好吧，这就是亨利八世。

所以，我们从其他课程中认识他，我们也从其他课程中熟悉他。这些装饰物会特别摧毁修道院，因此会阻止人们进入修道院。中世纪世界的僧侣可以说是中世纪世界的文化领袖。

他们翻译了《圣经》，创作了《圣经》文本和一些伟大的艺术作品等等。许多人去修道院进行宗教礼拜等等。这就是我所说的装饰。

修道院、神职人员、僧侣、修道院的艺术和文化领导以及僧侣在亨利八世统治下都消失了。正如我们所说，他宣称自己是英国国教的领袖。因此，从神学上讲，它是天主教的，但从外表上讲，它不是天主教的，我想你可以这么说。

这有道理吗？所以，很多人们用来衡量罗马天主教的外在事物，比如修道院，都消失了。它们被夷为平地。这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件悲哀的事，因为许多修道院都是美丽的，他把它们夷为平地。

那么，杰西，这有帮助吗？那么，就装饰而言。你是不是也喜欢……不，好吧，那将在……下任君主统治下发生……那里有些人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这不会在亨利八世统治下发生。那将在下任君主统治下发生。

所以，下一任君主将继承他的王位。接任者就是爱德华七世国王。所以你可以看到爱德华国王统治那里的时候。

爱德华七世。好吧，现在的情况是，在亨利八世统治下，钟摆仍然在天主教一边，但它开始转变了。爱德华七世发生了什么……我说的是七世吗？爱德华六世，正如你所看到的……爱德华六世发生的事情是，钟摆真的摆到了宗教改革的一边。

爱德华六世国王和他的顾问们试图将某种宗教改革原则真正引入英国国教。现在，他没有太多时间来做这件事。您可能还记得其他课程的内容，爱德华六世国王在 16 岁时就去世了。

所以，他没有太多时间去做这件事。但在他的统治下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因此，我要提到的是爱德华六世统治下发生的四件事，这些事情可以确定英国教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确定教会的宗教改革生活。

所以，有四件事。第一，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教堂里的圣像被移除。那么，为什么要移除教堂里的圣像呢？有相当多的教会人士认为这些圣像太罗马天主教了。

他们让他们想起了罗马天主教。他们不想再信奉罗马天主教了。所以这有点像天主教的事情。

让我们把教堂里的圣像去掉。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大多数教堂都这么做了。第二，礼拜仪式用英语、用白话文进行。

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英国的礼拜仪式不是这样的。弥撒不是用拉丁语进行的。弥撒是用英语进行的。弥撒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人民能听懂。

嗯，这并不罕见。路德想用德语敬拜，而加尔文想用法语或德语敬拜。这就是爱德华六世统治下的英国所发生的事情，好吗？第三点，我们之前在特伦托会议中已经提到过这一点。

但第三点是允许牧师结婚。所以牧师可以结婚。现在，记得我们说过特伦托会议将召开，巩固罗马天主教会牧师的独身主义。

但对于英国国教来说，牧师是可以结婚的。第四件事是礼拜仪式发生了变化。由于罗马天主教的影响，直到此时，平信徒或普通信徒或普通人只能在圣餐仪式上领面包。

在圣餐仪式上，他们不能喝酒。只有牧师才能喝酒。所以，他们只能吃面包。

现在的情况是，圣餐仪式向平信徒开放，所以他们现在可以吃面包了，他们本来就可以吃。但现在他们也可以喝葡萄酒了。所以现在他们觉得平信徒可以全程参与圣餐仪式，而当教会还是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他们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因此，毫无疑问，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期间，英国在宗教改革思想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期间，英国国教的领导地位也变得非常强大。我要提到三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教会领袖。

好吧，哎呀，我会把这三个名字都写下来。好吧，第一个是托马斯·克兰默。现在，他相当挑剔。

我在这里给出的是他生平的日期。但托马斯·克兰默，注意托马斯·克兰默非常重要。托马斯·克兰默是爱德华六世时期的坎特伯雷大主教。

托马斯·克兰麦是坎特伯雷大主教，也是英国圣公会最重要的人物，他推动了英国宗教改革事业。所以他相当重要。这里有一张托马斯·克兰麦的照片。

好吧。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名叫尼古拉斯·里德利的人。尼古拉斯·里德利是牛津大学的一位伟大学者。

因此，尼古拉斯·里德利可以帮助提高英国国教的奖学金。所以，他在这个时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这个时期教会非常非常重要的领袖。

好的，第三位是休·拉蒂默。我找到了他的名字和日期，休·拉蒂默。休·拉蒂默是当时一位伟大的传教士。

以及牛津、剑桥和其他地方。但他是一位伟大的传教士。他是一位伟大的宣告者。

我想，他的布道宣言一定非常有魅力。因为他就是因此而出名的。所以，你看到的是三位领导者的结合，他们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真正推动了宗教改革事业。

所以，克兰麦是教会人士，某种意义上是教会管理者，坎特伯雷大主教，推动着事情的发展。然后是里德利和拉蒂默。里德利是一名学者。

拉蒂默是传教士。所以，这三个人在这里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在，在爱德华六世统治下，在这三个人的领导下，英国发生的事情吸引了许多欧洲人关注英国发生的事情。

他们来到英国，去牛津和剑桥等地，在这三个人和其他人的指导下学习，学习圣经和宗教改革信仰等等。所以，当时有大量的人涌入英国。他们可以自由地这样做，因为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希望人们来学习圣经和宗教改革原则等等。

所以，它是开放的。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这在后面的讲座中很重要，但我们要注意的是来的人，教书的人，就像我们提到的三个人，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宗教改革时期的加尔文主义倾向。所以他们是加尔文主义者。

例如，他们是加尔文教徒，而不是路德教徒。因此，在英格兰，在宗教改革的早期，肯定会带有浓郁的加尔文主义色彩。宗教改革肯定会带有浓郁的加尔文主义色彩。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我们谈论清教徒时，我们谈论的是那些在英国接受了加尔文主义对圣经和教会等的理解的人。所以这一点真的很重要。那就是爱德华六世。

统治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尽管他的统治时间很短，但他身边有很多顾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确实在推动宗教改革。好吧，你可能从其他课程中熟悉爱德华六世。

好吧。钟摆要摆动了。玛丽女王来了。

钟摆要摆动了。摆向另一边。她是……玛丽女王是……爱德华六世的女儿，爱德华六世是亨利八世的儿子。

玛丽女王的女儿是亨利八世和他其中一位妻子所生。亨利八世有六个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所以，玛丽女王来了，她现在接管了君主制。

好的。现在，玛丽女王怎么样？关于她有几件事。我们首先要说的是，就她的个性而言，玛丽女王是一个非常……无论如何，显然如此。

但玛丽女王显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偏执的女人。非常非常不宽容的女人。而且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罗马天主教徒。

当然，这并不是说新教徒中没有偏执和不宽容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也很多。但现在，我们谈论的是一位登上王位的女性，她恰好是一位非常偏执、非常不宽容的罗马天主教徒。所以玛丽女王要做的就是让罗马天主教回归英国。

她不会允许这场宗教改革继续下去。就玛丽女王而言，宗教改革已经结束了。就她而言，宗教改革已经结束。

英国将再次成为罗马天主教国家，就像她一直以来应该做的那样。她将确保这一点。奇怪的是，她的做法实际上加强了新教，而不是削弱了新教，但无论如何。

因此，关于玛丽女王，我们要说的第二件事是，玛丽女王决定，要做到这一点，要加强英格兰的罗马天主教，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人绑在火刑柱上。开始把人绑在火刑柱上烧死。把所有这些领导人、所有这些从欧洲来的人都聚集起来，然后把他们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据估计，在玛丽女王统治时期，约有 200 人被烧死。就她而言，这就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好吧，当然，现在有三个人被烧死。

你可以猜一下前三个人是谁……好吧，也许他们不是前三个被烧死的人。但其中三个被烧死的人当然是克兰默、里德利和拉蒂默。毫无疑问。

现在，事情是这样的，这是一张里德利和拉蒂默被烧死的照片，因为克兰默直到一年后才被烧死。所以，这只是一张里德利和拉蒂默被烧死的照片。当他们被烧死时，休·拉蒂默……我把这张照片记下来，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了。

但这就是休·拉蒂默转向里德利的。所以，他们俩……您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他们俩都被绑在那里的中央杆上，木头在那里，他们准备在这里打开暖气。

当他们被绑起来等待火焰升起时，拉蒂默对里德利说了这样的话。他说：“‘里德利先生，请放心，做个男子汉。我们今天将靠上帝的恩典在英国点燃一支蜡烛，我相信这支蜡烛永远不会熄灭。’”然后，你知道，火焰就咆哮起来，他们死在了火焰中。

但我很喜欢这句话。“‘要安心，要像个男子汉。今天，我们将在上帝的恩典下，在英国点燃这样一支蜡烛，我相信这支蜡烛永远不会熄灭。’”然后，一年后，克兰麦被烧死了。

但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总共有 200 人被烧死。所以，那真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但在点燃这些人的火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不知不觉地加强了新教，因为这种殉道加强了教会等等。

你们有人去过牛津吗？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人在牛津学习过，或者有人去过牛津。当你去牛津时，街上有一个地方标志着里德利和拉蒂默的火刑柱被烧毁。此外，那里还有一座巨大的雕像。

当你来到牛津时，你会看到一座巨大的雕像。现在，这座雕像并不十分准确，因为雕像显示……它非常巨大。我可能可以通过谷歌找到它。

但这是一座巨大的雕像。但它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它展示了里德利、拉蒂默和克兰默都被绑在火刑柱上，被烧死。事实上，克兰默直到一年后才被烧死。

你明白我的意思。牛津、牛津市和牛津大学一直通过那座雕像和那里的纪念碑来纪念这一事件。所以这非常重要。

顺便说一句，玛丽女王的遭遇是，上帝保佑你，她死时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憎恨的女人，一个非常令人恐惧的女人，显然，一个非常令人憎恨的女人。没有被烧死的人逃到了欧洲，回到了欧洲，因为他们不想被烧死。所以他们离开了那里。

这就是玛丽女王。因此，在亨利八世时期，罗马天主教在某种意义上被忽视了，但在神学上并没有。宗教改革开始了一点，但并没有真正全面展开。

爱德华六世时期，钟摆摆动，宗教改革全面展开。玛丽女王时期，钟摆又摆回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在短时间内重新确立。

好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扮演伊丽莎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陛下。那是她统治的时代。

显然，还有亨利八世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王。那么伊丽莎白女王打算做什么呢？她决定回顾一下她从 1558 年到 1603 年的统治时期。因此，伊丽莎白一世女王陛下，这是一个漫长的统治时期。

好吧，她决定做什么呢？她决定改变现状，一劳永逸地恢复英国的新教和宗教改革原则。所以这是她的决定。作为女王，她确实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好吧，她用很多方法做到了这一点，但我只提四种。宗教改革在英国建立的四种方式。还有宗教改革神学、宗教改革生活等等。

所以，好的，第一种方式是，她用新教领袖取代了教会中的天主教领袖。所以，现在，她没有将天主教领袖烧死，但她希望教会的领导是新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所以这是第一点。

好吧，第二点，她制定了两份文件，我们应该说，两份文件对教会生活非常重要。好的，第一份被称为《三十九条信纲》。现在，信条在伊丽莎白之前就已经在制定了，但她真正制定了《三十九条信纲》，这成为圣公会的信条。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是否有人是英国国教徒。也许你们当中有些人是。你们应该熟悉《三十九条信条》。但《三十九条信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英国国教在神学上信仰的权威。

她最终于 1571 年完全确立了这些。所以这是第一份文件。第二份文件是，如果你是英国国教徒，你会熟悉它，但第二份文件是《公祷书》。

现在，《公祷书》已经存在；人们一直在研究《公祷书》，但她确保《公祷书》在礼拜仪式中使用，以指导教堂的礼拜仪式。所以这两件事非常重要。《三十九条信纲》，《公祷书》，是她建立圣公会的第二种方式。

好吧，她建立圣公会的第三个方式是自封为教会最高统治者。她不是英格兰教会的领袖，因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才是英格兰教会的领袖。所以她不喜欢她父亲用作英格兰教会领袖的那个称呼。

但她是最高统治者。她确立了自己作为英国国教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因此，这一点变得非常重要。

如果你快进到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否通过民选获得职位？人们投票吗？谁将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你知道吗？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吗？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如何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是由女王陛下任命的。因为她是教会的统治者。所以，这不是民主规则。

我的意思是，投票决定谁应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并不是民主投票。谁应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女王陛下的特权。所以这实际上没有改变。

我的意思是，这始于伊丽莎白，现在依然如此。所以这是第三点。第四点。

她建立了圣公会的等级制度，由坎特伯雷大主教负责管理圣公会。因此，她建立了一种等级制度。她还制定了圣公会的礼拜仪式。

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建立圣公会的等级制度和建立圣公会的礼拜仪式。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她在天主教和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之间采取了中间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在这两个群体之间采取了中间立场。

事实上，她得罪了很多加尔文主义者，因为很多加尔文主义者认为……罗马天主教徒认为她太新教了。加尔文主义者认为她太天主教了。她决定采取中间立场，她确实这样做了……她确实捍卫了这种中间立场。

她为中间立场辩护，称其有三个特点。所以，她采取了中间立场，不是天主教，也不是加尔文教，中间立场有三个特点。伊丽莎白女王说，我建立的这个教会，我现在塑造的这个教会，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是符合圣经的。第二，它是天主教的，她的意思是它植根于早期教会的正统教义。所以，它是天主教的，因为它是传统的，植根于正统教义。

第三，当然，它是合理的。所以，注意这三件事非常重要。它是符合圣经或经文的，它是天主教的、传统的，它是合理的。

因为英国国教很早就宣称，一位名叫约翰·卫斯理的人将会在18世纪出现，但这与现在没有任何关系。

当我们讨论卫斯理时，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他是一位 18 世纪的虔诚圣公会教徒，他会说，好吧，我要在这个基础上添加第四点。我要添加经文、传统和理性。

我要补充一些经验。所以，他确实这么做了，我们到韦斯利的时候再讨论。但就伊丽莎白而言，圣公会现在已经很成熟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确实已经确立了。我的意思是，她确实为它今天的现状奠定了基础。现在，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是否有圣公会教徒。

我经常去英国。因此，我对英国了解得足够多，英国圣公会教徒可以非常热衷福音。你可以参加圣公会的礼拜仪式，那里可能有吉他和歌声，也可能有乐队和歌声。那里非常热衷福音，基本上讲道是重中之重。

你可以参加英国其他圣公会的礼拜仪式，这些仪式非常讲究礼拜仪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几乎看起来像罗马天主教。这是一场有牧师等参加的弥撒。

圣公会则涵盖了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美国也是如此。但那是伊丽莎白建立的教会。

好的，现在钟摆又摆回到了宗教改革原则，并准备发起英国宗教改革。有宗教改革吗？那么，我们看到钟摆是如何摆的了吗？我们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吗？来回摆动，但最终随着伊丽莎白一世的确立。我们同意吗？是的，好的。好的，让我们按照这里的提纲来吧。

B，公理会和浸信会的发展。所以，公理会和浸信会的发展。这有点令人困惑。

因此，我把公理会分为一派和两派，然后两派是浸信会，它们将继续进入下一页。但我们首先要讨论公理会，然后我要提到清教徒的神学。好的，首先，让我们给清教徒下个定义。

清教徒是那些……好吧，净化这个词。好吧，它来自净化这个词。清教徒是那些……他们想要净化圣公会。

他们不想脱离圣公会……他们不打算脱离圣公会，但他们不想净化圣公会，他们想按照加尔文主义的教会秩序原则净化圣公会。所以，他们从约翰·加尔文那里带来了这些原则，他们想在某种意义上在圣公会内部推行这些原则。所以，他们寻求议会的支持来做到这一点，尽管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根本不愿意这么做。

好的，长话短说。我的意思是，这真的变得……哎呀，抱歉。这真的很复杂。

所以，我会让你的生活变得简单一点。我想是的。是的，哦，对。

好吧，长话短说。清教徒的主要兴趣是教会学。清教徒的主要兴趣是教会的教义。

好的，现在是时候思考一下了。教会学，教会的教义。当你像我们一样从宗教改革时期到现在回顾教会时，你要不断问自己的一件事是，教会生活中正在进行的主要讨论是什么？正在进行的主要神学讨论是什么，它们将影响教会的方向？这是你要一直问自己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将从神学上从一个讨论转向另一个讨论。

是宗教改革期间的几个主要讨论的重点？救赎、因信称义，然后我提到了第二个我认为相当重要的讨论，那就是确信。确信。信徒的确信，等等。

现在，我们进入了英国宗教生活的这个时代，这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重要。它们仍然很重要，但事实上，教会论现在成为神学讨论的中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问题建立在另一个问题之上。

但这些人非常关心教会的教义。所以如果宗教改革是，我的意思是，显然，这是在简化事情，但如果宗教改革关心的是正当理由和保证的教义，那么清教徒关心的是教会学，即教会的教义。好吧，现在，关于教会的教义，他们与英国国教和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等有两种争论。

第一个争论是关于礼拜仪式的争论。长话短说，清教徒如果要净化圣公会，他们想要一个更简单的礼拜仪式。他们认为圣公会的礼拜仪式仍然是罗马天主教的。

你仍然需要牧师，你仍然需要服装、长袍，你仍然需要焚香，你仍然需要弥撒，他们觉得礼拜仪式太罗马天主教了。我们必须采用简化的礼拜仪式，他们会说他们在哪里可以找到简化的礼拜仪式？他们说我们想要简化的礼拜仪式，权威是什么？圣经。圣经将是他们的权威。

因此，他们觉得礼拜仪式已经变得太多了，充斥着很多我们不需要的东西。所以，礼拜仪式将是第一位的。其次是教会政体。

好的，那么什么是教会政体？什么是教会政体？我们说教会政体是什么意思？好的，教会政体就是你管理教会的方式。这就是你经营教会的方式。他们不喜欢圣公会的等级制度，那里有坎特伯雷大主教，然后有牧师，然后有平信徒，等等。

他们不喜欢这样。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呢？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呢？因为什么呢？他们有什么权威说我们不喜欢这种等级制度呢？圣经。就他们而言，你在圣经里找不到这一点。

你不会在《圣经》中找到这种等级制度。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这不是圣经的。

他们在教会政体方面想要的更多；他们希望教会更多地由信徒管理。或者他们希望教会更多地由会众管理。因此，最终，最终，他们将演变成一个称为公理会的运动。

但这需要一点时间。说到清教徒，我们需要记住，他们是留在圣公会的人。他们不是最初离开圣公会的人。

我们将留在圣公会内。我们将在议会中争取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尝试进一步简化礼拜仪式。

我们将努力让政府按照圣经规范更加简化。但我们不会抛弃圣公会。所以，你需要记住清教徒的这一点。

这很重要。所以，说到公理会的发展，首先，清教徒的神学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运动展开的。所以，我们需要注意这一点。

好吧。B，英国独立运动。因此，英国独立运动正在与教会中的清教徒运动并驾齐驱。

所以，我们需要注意这一点。好的。现在，英国独立运动。

英国独立运动已经开始，我们在这里给你一些名字。它实际上是由两个名叫布朗和哈里森的人发起的。好的。

布朗和哈里森。非常有趣。这两个人的历史非常有趣。

这两个……注意日期。我们在这里。你知道，我们仍然处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然后继续前进，等等。

其中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早死很多。但是布朗和哈里森。布朗和哈里森怎么了？好吧，清教徒是留在教会的人。

布朗和哈里森决定我们不能再留在教会了。我们必须独立。我们必须离开制度化的教会。

如今，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每天都在这样做，成立自己的小团体。我们对此并不以为然。但在那个时候，就教会而言，这是一场重大的异端运动。

布朗和哈里森，长话短说，他们完全脱离了英国国教，开始了一场独立运动，他们的崇拜方式非常简单。非常简单。非常简单。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平信徒。他们曾经是圣公会牧师，或者至少布朗曾经是圣公会牧师。但基本上，他们认为自己是平信徒领袖。

从礼仪上来说，这非常简单。从政体上来说，这非常简单。那么，你认为他们在英国受到欢迎吗？不，绝对不。

他们被赶出英国。所以，他们被赶出了英国。他们不能留在英国。

如果他们这么做，他们可能会被烧死。长话短说，你可能不知道，但他们必须去某个地方。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把我们一小群独立的信徒带到哪里？他们不相信他们应该留在教会里。

留在教会是异端。我们要去哪里？在那个世界，在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的世界里，有一个避难所，允许宗教独立人士和宗教人士、有信仰的人和无信仰的人在他们的国家寻求庇护。有人知道那是哪里吗？是的。

那是荷兰。荷兰是避难所。这些人就去那里了。

他们前往荷兰，在那里找到了避难所。这可说来话长了。顺便说一下，这个特别独立的团体被称为布朗主义者。

但无论如何，这个特定的独立团体最终消亡了。但还有其他类似的独立团体能够继续存在。但荷兰是避难所。

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在荷兰找到了避难所。所以，好吧。这就是英国独立运动的背景。

那么，好吧。我就到此为止。今天你必须有五秒钟的时间。

所以，花五秒钟。休息一下，伸展一下。现在，我们今天有六位真正的信徒。

所以，今天我们只有一个叛教者。所以这是件好事，你知道。但只是休息，伸展一下。

跟我聊聊本周的情况。本周你有很多考试。有人吗？你有很多考试。

下周一，也就是我们考试的那天，你要考试。那天还有其他人有两场考试吗？所以这是你唯一的考试。这是件好事，不是吗？这是件好事。

周二有一场。好的，好的。所以我们还好，对吧？所以我们一切顺利。

你的课程和其它事情都还好吗？是的，我希望如此。祝福你们。好的，休息五秒钟。

好的，好的。好吧，我们来吧，把这些人带到美国。第二，B2。

让我们让这些独立人士来到美国。现在，我们需要讨论朝圣者来到美国。好的，好的。

来到美国的人是谁？1620 年离开英国普利茅斯来到美国的人是谁？这些人是分离主义者。这些人是独立人士。他们脱离了英国国教。

他们现在需要的是某种避难所。所以，他们登上五月花号，横渡大海。我们马上就要谈论他们最重要的两位领导人了。

我会把他们带到这里。布鲁斯特·威廉·布拉德福德。在我带他们之前，你们当中有谁去过普利茅斯种植园？去过普利茅斯的请举手。

一、二、三、四、五。还有人去过普利茅斯吗？你们没去过普利茅斯吗？好吧，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去普利茅斯。你一定要去看看那块岩石。

它大概这么大。所以，这不是一块小石头。他们不得不在岩石周围建造一个东西，因为游客们正在凿掉朝圣者登陆的普利茅斯岩石的碎片。

所以，他们最后不得不说，游客们用锤子敲碎了岩石碎片。所以他们在岩石周围建造了一些东西。然后，如果你去普利茅斯种植园村，你们也去过这个村庄吗？去 17 世纪的村庄？如果你去村庄，不要沮丧，因为他们只会用 17 世纪的语言和 17 世纪的问题等与你交谈。

当你走进村庄，看到房屋等东西时，他们会强迫你回到 17 世纪。这只是整个事情的一部分。这真的很棒。

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位日本人来到这里。他当时正在学习。实际上，他正在学习清教徒历史和其他一切，但他非常想看看普利茅斯的种植园。所以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带他去。

所以，我把他抓了下来。特德和彼得·斯坦会知道的。彼得·斯坦和我把这个家伙带到了普利茅斯种植园。

于是我们走进种植园，他们问他，他们是 17 世纪的人，你是哪里人？他不太懂英语，只会一点英语。但他说，你是哪里人？他说我来自日本东京。他们说，当然，哦，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东京在哪里？我从未听说过东京。所以他不太明白，他们回到了 17 世纪，他们只会谈论那个时代。所以在我们去的最初几家店里，他非常生气，因为没人知道东京在哪里。

然后，我终于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所以从那时起他就没事了。

当人们说他们从未听说过东京时，他并没有生气。但在我们走进的第一家房子里，他真的生气了，因为他们没有听说过东京。但你们都去过，所以你们应该去普利茅斯种植园。

这真是太美妙了。然后你就可以登上五月花号了。我得回去讲课了。

但如果你登上五月花号，你会发现它很小，不是吗？你会想，这艘船怎么能装下 120 个人。在那个世界，横渡大洋是一场灾难，充满危险。所以它非常重要。

不管怎样，好吧。好吧，这就是朝圣者来到这里。好吧，我们确实想提一下这里的两个来者。

我们想提一下威廉·布鲁斯特和威廉·布拉德福德。这里一定要记住他们的名字。好的，威廉·布鲁斯特。

威廉·布鲁斯特是长老。他自称威廉·布鲁斯特长老。顺便问一下，他从哪里得到了这个名字？这些人是什么？他从哪里得到了长老这个名字？圣经，对，圣经。

所以，他是一位长老。他是这些独立人士、分离主义者的精神领袖。他们可以说是公理会教徒。

所以，他是长老。当然，威廉·布拉德福德是政治领袖，如果你想称他为政治领袖，对吧，120 人左右。但他算是政治领袖。

从技术上讲，他是联邦的第一任总督。他们在普利茅斯岩登陆。他们在普利茅斯登陆。

他们在这个国家建立了一种公理会制度或独立制度。因此，来到美国的朝圣者对这个故事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好的，现在，如果您正在关注这个故事，请查看第 12 页的 C。

现在，我们只需要提一下清教徒移民到美国以及美国公理会的形成。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把清教徒带到这里。所以，如果你能等我一会儿，等我们把清教徒带到这里，我们就没问题了。

好的，首先，关于清教徒。1628 年是清教徒移民到美国的高峰期。现在，请记住，我们现在不谈论分离主义者。

我们不是在谈论独立。我们还没有谈论公理会。我们谈论的是来到这个新世界的英国圣公会信徒。

因此， 1628 年成为他们来到这里的一个高峰。这些人，或者说他们来到这里开始的那段时间，确实把清教徒思想和加尔文主义思想带到了这个新世界。现在，让我来介绍一下你们熟悉的几位领导人。

约翰·科顿非常非常重要。约翰·科顿成为波士顿清教徒社区的领袖。我教授美国基督教课程。

美国基督教，我们尝试在课程中讲授很多神学知识。但是我们会去波士顿进行实地考察。我向他们展示的其中一件事是约翰·科顿的家，约翰·科顿家的所在地，因为他是波士顿社区的领袖。

所以他非常非常重要。而他的家，他的家位于人迹罕至的地方。所以即使你走过自由之路，你也不会看到约翰·科顿的家，因为它不在路上。

所以你需要知道这些地点在哪里。约翰·科顿过来了，成为了波士顿的领导人。理查德·马瑟过来了，他是多切斯特的领导人。

如今，多切斯特已成为大波士顿地区的一部分。但在当时，多切斯特是一个独立的社区。因此，马瑟是那里的领导者。

然后，托马斯·胡克成为哈特福德清教徒社区的领袖。有人来自哈特福德吗？我需要看看你们的名片。有人来自哈特福德吗？好的。

从波士顿到哈特福德，带领一群人从波士顿到哈特福德。今天，你开车，需要。你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开车到哈特福德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当然，在那些日子里，哈特福德处于荒野之中。

因此，带领一群人从波士顿穿过荒野、树林、森林到达哈特福德并在哈特福德建立一个社区并非易事。但他做到了，并成为哈特福德清教徒社区的领袖。如果你去过哈特福德，你会看到哈特福德的胡克教堂。

这是该地块上的第四座教堂。最初的清教徒教堂就位于该地块上。这是在该地块上建造的第四座教堂。

但他和他的家人都埋葬在教堂后面。所以这三个人就是来领导清教徒社区的。所以，好吧。

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他们三人都是英国国教的牧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英国国教，即英国国教中被任命为牧师的人。他们是加尔文主义者，但他们无意脱离英国国教，尽管他们确实相信会众结构。

但遗憾的是，我们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们不喜欢普利茅斯的那些朝圣者。因为普利茅斯的朝圣者算什么？这些朝圣者是分离主义者。他们是独立人士。

他们是脱离圣公会的人。这些人是清教徒。他们的想法是留在圣公会内，并试图从内部进行改革。

因此，普利茅斯人与波士顿、多切斯特、哈特福德和其他地方的清教徒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很好的睦邻关系。现在，他们最终会走到一起，我们得看看他们如何做到。但最初，清教徒对这些分离主义者非常非常怀疑。

因为我们正在谈论与圣公会关系不同的两种人。所以，好吧。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再见。

别忘了，星期三给我问题。别忘了至少在三个问题中，也许一个问题中，加入宗教改革的智识吸引力。可能应该从这个问题和文本中选取。

然后在星期五，我们会讲课，然后星期五我们会在里昂见面，再次让你们准备考试。